

由《釣璜堂存稿》試探徐孚遠入臺之相關問題

蔡靖文*

〔摘要〕

徐孚遠，字闇公，明崇禎朝與陳子龍、夏允彝等諸子籌組幾社，有聲於眾。明清易代之變，擇選棄家抗清，輾轉經歷南明諸王。《釣璜堂存稿》為其奔走反清、迄於身亡，二十餘載之作。凡二十卷，以體為次，計詩二千七百餘首，內載闇公抗清流徙浙、閩、臺、粵感時接物之所發。故而，本文以《釣璜堂存稿》為範圍，試予析探徐孚遠入臺之相關問題。並探得徐孚遠為康熙元年十月攜妻孥移墾臺灣，然並未久居。又，據《釣璜堂存稿》「海山」一詞用法，試將〈桃花〉中「海山」一詞，釋成地名「海壇」，得出該篇當成於順治四年闇公入浙之前；是而，斯篇不為闇公在臺之詠。

關鍵詞：徐孚遠、闇公、《釣璜堂存稿》、〈桃花〉、海山

一、前言

言及中國明末幾社六子，陳子龍、夏允彝往往最為人所標舉，然待見杜登春〈社事始末〉不禁令人不解：何以為當時士子所推崇，主持選政、共選刻《幾社會義》五集之徐孚遠，¹後世論明代詩文者卻少有言及？然而，於臺灣明鄭時期文學，卻無法將其置諸不論。徐孚遠入臺與否、是否卒於臺灣，以及與臺灣相關詩作，向來為論者關注焦點，但也多所異議。²其爭

*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

¹ 徐孚遠，字闇公，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(按闇公 11 月 25 日生，萬曆 27 年雖為 1599 年，然此時西元已為 1600 年 1 月 10 日)，卒於永曆十九年(清康熙四年，1965AD)，松江華亭人。崇禎時，與陳子龍、夏允彝等同籌幾社，有聲於眾。清順治二年，清軍南下，松江守城不果，入閩奔唐王。又歷魯王、桂王等，輾轉流徙，卒隱潮州全髮而亡。又，《幾社會義》於崇禎丙子刻二集、戊寅刻三集、己卯刻四集，至庚辰辛巳間刻五集。見杜登春：《社事始末》(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藝海珠塵本影印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8 年)頁 11-12。

² 徐孚遠所交如王澐，〈東海先生傳〉、鄭郊，〈祭大中丞闇公老祖臺老社翁文〉(俱見《釣璜堂存稿》)，《徐闇公先生年譜附錄》，國家圖書館館藏 1926 姚光懷舊慶刊本，下文姜皋之文亦同)，李延昱，〈南吳舊話錄〉(台北：廣文，1971 年，頁 582)，以及《華亭縣志》(清·楊開第修，〈重修華亭縣志〉，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四年刊本影印，1970 年台 1 版)、《松江府志》(清·宋如林修，〈松江府志〉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影印，1991 年 6 月)等，俱未言徐孚遠入臺之事，但言其歸返潮州

議之源，實根於所據之徐孚遠傳記與相關史料記載分歧；且多數論者無有目睹《釣璜堂存稿》所致。筆者不禁暗忖，諸多疑義倘求諸《釣璜堂存稿》，或可迎刃而解。然今可見之《釣璜堂存稿》，惟有一九二六年姚光懷舊廛刊本，甚為罕見。經多方搜尋，幸而可喜，筆者得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一睹遺珠，終能如願得以細味全文，³進而有所發現。

《釣璜堂存稿》蓋為徐孚遠奔走抗清、迄於身亡，二十餘載之作。徐孚遠歸葬松江時，由其妻戴氏及次子永貞將之攜返回鄉，而後為其子孫所藏傳。今所見懷舊廛刊本《釣璜堂存稿》，為姚光所刊行。姚光得是編於雷城，而雷城則得於徐孚遠後世。當時雷城所得有二，一署徐孚遠孫懷瀚錄，二則署徐孚遠七世孫元吉藏本。二者皆為手抄本，內容大致相同，稍有出入，並附有《交行摘稿》、林霍所書之序、鄭郊等人之祭文，與歷任敕命。原抄稿以體編次，未有分卷。因此，姚光以徐懷瀚所錄為本，仍依體為次，按其次釐分二十卷，與王植善相校後剞劂之。⁴書中凡計樂府五十二首、⁵五言古詩四百零五首(卷二 113 首、卷三 162 首、卷四 130 首)、七

而終。《明史》則言其死於島中，而全祖望〈徐都御史傳〉則言其卒於臺灣。至於姜皋〈明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都御史徐公神道碑〉，言其順治十八年入居臺灣，康熙四年卒於潮州。又陳香〈兩篇徐孚遠傳的商榷〉(《食貨月刊》1 卷 10 期)，力引文獻以明徐孚遠並未流寓台灣；然毛一波〈關於徐孚遠傳〉(《食貨月刊》1 卷 11 期)、盛成〈復社與幾社對台灣文化的影響〉(《臺灣文獻》第 13 卷第 3 期)又引相關史料，力證徐孚遠曾經入臺，然未久居，旋又歸返廈門。

³ 在筆者多方搜尋得知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《釣璜堂存稿》後，嘗以作者「徐孚遠」檢索該館館藏目錄，卻無法求得《釣璜堂存稿》一書，在幾經試驗檢索下，終於尋獲。始知，館員誤將作者輸入「陳乃乾」，今已告知館員更正。又該書限定不得影印，筆者只得先將之拍攝，再經電腦影像處理，始能列印成冊；終而得以詳覽細味，體會先賢之心路歷程。

⁴ 參姚光跋語，見《釣璜堂存稿目錄》頁 2，《釣璜堂存稿》(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一九二六年懷舊廛刊本)。又，姚光於《釣璜堂存稿》後，亦將《交行摘稿》，陳乃乾、陳洙纂輯，《徐闇公先生年譜》(含附錄)、與所輯徐孚遠遺文，一同付梓。按本文所引之《釣璜堂存稿》、《交行摘稿》、《徐闇公先生年譜》(含附錄)，皆本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姚光一九二六年懷舊廛刊本，是以下文所引，不復說明版本所據，僅標明書中出處頁碼。

⁵ 按〈烏鵲歌〉二章、〈石城曲〉四章、〈古意〉二章、〈時邁〉四章、〈海水〉二章、〈槐之芽〉三章、〈懷友〉四章、〈有鳥〉二章、〈桂之山〉三章、〈鶴鵠〉二章、〈有載〉三章，與〈勸志〉三章，有別於〈秋胡行〉四首各自成篇，必須合章而讀，詩意始可完全。淺見以為，為求詩意完整，不宜析章計數，故別於《釣璜堂存稿目錄》所計七十四之數。

言古詩三百二十四首(卷五 132 首、卷六 91 首、卷七 101 首)、五言律詩七百七十三首(卷八 209 首、卷九 223 首、卷十 164 首、卷十一 177 首)、七言律詩六百九十五首(卷十二 166 首、卷十三 205 首、卷十四 183 首、卷十五 141 首)、五言排律五十七首、五言絕句六十四首、七言絕句三百八十三首(卷十八 130 首、卷十九 120 首、卷二十 133 首)，共二千七百五十三首。而《釣璜堂存稿》之後，姚光又將《交行摘稿》、林霍序，與陳乃乾和陳洙所纂之《徐闇公先生年譜》(內附祭文書稿、闇公遺文，及歷任敕命)附同刊印。其中《交行摘稿》，為徐孚遠於明永曆十一年(清順治十四年，1657AD)，⁶偕張自新、黃事忠，浮海取道安南之相關詩作五十九首。

綜觀《釣璜堂存稿》，粗淺以為，該編研究意義有三。一、就臺灣文學史而言，可釐清徐孚遠入臺相關問題。二、就中國文學史而言，可增進學者對徐孚遠詩文的了解，重新評價其於晚明文學史地位。三、就史學而言，可為南明史之補證。而三者之中，徐孚遠入臺問題尤須明辨。是以，本文擬就《釣璜堂存稿》所見，試予析探，盼能有所釋疑。

二、《釣璜堂存稿》中指稱「臺灣」用語

明清易代，就當時士人來說，並非僅為鼎革之事；滿族入主中原，漢族喪失政權，無疑也撼動自身認同之文化價值。⁷身臨如此政治變局，士人們不得不有所抉擇--認同清廷與否。認同者歸順，仕於新朝，不復贅言。

⁶ 《徐闇公先生年譜》將徐孚遠入交南之事繫於永曆十二年(陳乃乾、陳洙纂輯，《徐闇公先生年譜》，頁 33-34)。按王忠孝永曆十三年二月〈上桂王心懸跡阻疏〉云：「臣於去年二月內，曾具興朝赫濯有象一疏，附僉都臣徐孚遠上聞。取道交南，阻梗不得前進，臣孚遠從交南另差賚疏入都，未知得徹天聽。」而永曆十四年二月十日〈上桂王綸綽遠頒謝恩疏〉曰：「永曆拾貳年貳月內，再具興朝赫濯有象一疏，附僉都臣徐孚遠，阻於交南，另差賚報，為卜得達宸覽？」是知，王忠孝永曆十二年二月上疏，附呈徐孚遠阻道交南之疏(十三年疏見王忠孝，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 12 月，頁 72。十四年疏見同書頁 73)。又參以徐孚遠〈四月朔〉、〈七夕西風，過大州頭〉等詩(分見《交行摘稿》頁 3，頁 12)；可知，徐孚遠入交南之年，非如《年譜》所言永曆十二年。阮旻錫《海上見聞錄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24 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 年，頁 25)、夏琳《閩海紀要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1 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 年，頁 20)皆載於永曆十一年，鄙意以為，當是可信。

⁷ 如薙髮胡服，清廷將辮髮胡服視為征服的象徵，因而變易明代衣冠制度，強行剃髮，使漢人遵從滿人文化。然而，漢人一向視周遭民族為蠻夷，且辮髮胡服，與歷來文化不合，故而漢人視之為屈辱。

不認同者，或殉國難，或積極參與抗清，或隱世、為僧以消極反抗。此外，亦有抗清不果而後仕清者，如宋徵璧等；亦有如黃宗羲、錢澄之，初為積極抗清而後隱者。至於徐孚遠，選擇積極抗清，身體力行於復明之事。因此，在清順治二年(1645AD)，與沈猶龍、陳子龍等松江守城失敗後，不願被清廷統治，即毅然飄泊他鄉，歷唐王、魯王、桂王與清廷對抗，終而全髮以逝。

抗清期間，閩公顛沛流離，輾轉流寓浙、閩、粵等地，亦曾揚帆渡臺，故而《釣璜堂存稿》可見與臺灣相關詩作。然《釣璜堂存稿》，詩文用以指稱「臺灣」詞彙不一。因此，如欲依該編探究徐孚遠與臺灣之相關議題，必先知其所以。要言之，其用以名臺灣者，或直呼「臺灣」，或云「東寧」，或名「夷洲」、「夷」或稱「東方」、「東」，或曰「東海」、「東濛」，或言「荒外」等。茲述之。

直呼「臺灣」者，見〈送雪嵩安置臺灣〉(卷七·三)；稱「東寧」者，見〈東寧詠〉(卷十五·二十六)。至於夷洲，為臺灣古名。〈餘子〉云：「軒帝巡遊去未返，夷洲猶繫漢家名」(卷十四·十七)。此處徐孚遠用典，故以「夷洲」代稱臺灣，典源見《後漢書》。〈東夷列傳〉云：

會稽海外有東鯤人，分為二十餘國。又有夷洲及澶洲。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仙不得，徐福畏誅不敢還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數萬家。⁸

而唐·李賢注引沈瑩《臨海水土志》曰：

夷洲在臨海東南，去郡二千里。土地無霜雪，草木不死。四面是山谿。人皆髡髮穿耳，女人不穿耳。土地饒沃，既生五穀，又多魚肉。有犬，尾短如麕尾狀。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，略不相避。地有銅鐵，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，摩礪青石以作(弓)矢(鏃)。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，以鹽鹵之，歷月所日，乃啖食之，以為上肴也。⁹

又，以「夷」稱指臺灣，以臺灣為荷蘭所據之故，見於〈東夷〉、〈懷常雪嵩〉二詩。試以〈懷常雪嵩〉說明之。常雪嵩即常壽寧，徐孚遠松江同鄉。

⁸ 見范曄著、李賢等注，許東方校訂，《後漢書·東夷列傳》(台北：宏業書局，1984年3月再版)，頁2822。

⁹ 見范曄著、李賢等注，許東方校訂，《後漢書·東夷列傳》(台北：宏業書局，1984年3月再版)，頁2822。

順治二年二人同舉兵松江。永曆十一年丁酉(清順治十四年)，因密舉鄭泰私盜洋船銀一事，鄭成功大怒，遂令幽置臺灣。¹⁰本詩云「海外之海遷人希，家人散盡獨居夷」(卷七·十二)，檢以常壽寧事蹟與〈送雪嵩安置臺灣〉詩，¹¹是可知，此處之「夷」為臺灣。

「東方」，或簡言「東」，因臺灣位於金、廈東方，由金、廈入臺須遡東而行；亦即以相對方位表示臺灣。閩公詩用法有二：一表方位，然從整體文意可知所言為臺灣。如〈送雪嵩安置臺灣〉云：「滄溟以東更向東，結束乘槎何草草。」(卷七·三)又〈將適荒外念故人存歿愴然賦之〉曰：「歷載遡南今遡東，寸心耿耿自有向。」〈陪飲賦懷〉：曰「問余東向亦何為，屢與王侯泛酒卮？」〈遣興〉曰：「東去日冥冥，雲山天際青」(卷十一·二十三)。至於〈東行阻風〉：「擬將衰鬢寄東濛，頻月東風不得東」(卷十五·二十五)，「東」、「東濛」二詞皆稱指臺灣。二、直接將東(方)借代為臺灣，如：〈將耕東方，感念維斗、臥子愴然有作〉(卷十五·二十七)、〈曹雲霖在東被難挽之〉(卷十五·二十六)、〈在東贈友〉(卷十一·二十四)等。又如〈贈別唐五緝譽〉：「憐余老病心桂薑，更欲攜孥去東方」(卷七·二十五)。下文試以〈曹雲霖在東被難挽之〉述之。詩曰：

惆悵行吟到夕曛，救君無力更嗟君！早年未肯趨荀令，晚歲方思比叔文。江夏冒刑緣寡識，山陽懷舊惜離羣。醴筵數過真何事，不若田間曳布裙！(卷十五·二十六)

曹雲霖，即曹從龍，海外幾社六子之一。¹²嘗從荆本澈軍。本澈敗，依黃斌卿。永曆元年(順治四年)秋，舟山饑，以數舟北掠得糧，故而得軍士仰

¹⁰ 參楊英，《從征實錄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32 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1979 年)，頁 113。彭孫貽：《靖海志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35 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1979 年)，頁 39。

¹¹ 〈送雪嵩安置臺灣〉曰：「長日炎蒸碧浪淼，雲逐輕帆青嶂杳。滄溟以東更向東，結束乘槎何草草。一鶴孤鳴徹九皋，狺狺眾吠徒為勞。面折無辭長孺戇，遠遊時詠屈平騷。相聞徐福有遺丘，不問澶洲與鬱洲。土人佃漁安卉服，客子衣冠對海鷗。與君同里老相憐，詞察如羅不敢前。莫怪今來閉其口，郊居八載作寒蟬。」(卷七·三)〈懷常雪嵩〉云：「海外之海遷人希，家人散盡獨居夷。估客疊來懷抱惡，小樓坐去歲華馳。夙昔嗟君心膽壯，鷹驅鷲擊不相讓。太分清濁保身疏，惠恕譴死仲翔放。」(卷七·十二)

¹² 海外幾社六子為明末徐孚遠、張煌言、曹從龍、盧若騰、沈佺期、陳士京六人。見連橫：《臺灣詩乘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64 種)，頁 11。

賴。嘗引兵入曹娥江，欲進錢江，然舟覆而歸。黃斌卿死，歸周鶴芝，永曆五年(順治八年)舟山敗，遂依鄭成功。永曆十六年(康熙元年)五月鄭成功亡於臺灣，黃昭、蕭拱宸、曹從龍等擬奉鄭襲嗣立，然同年十月鄭經帥軍入臺，遂為所殺。¹³詩題言曹雲霖在「東」蒙難而亡，核以從龍生平，「東」為臺灣則無疑。

須知道的是，當時以東(方)指涉臺灣，不獨見於徐孚遠。王忠孝侄孫永曆二十年(康熙五年)病逝於臺灣，其〈哭侄孫及甫文〉云：「嗟嗟！爾何因而沒於東耶？……爾之間關於東也，至再至三，無非以我老而侍我，愛敬至矣。」文中亦是以「東」代指臺灣。此外，又見其〈之東〉、〈東方首春有懷〉等詩。¹⁴盧若騰〈石尤風〉一詩嘗敘狂風巨浪，難以行舟，導致金、廈糧運船不得渡臺，東征荷蘭軍士乏糧受飢之事。有言云：「石尤風，吹捲海雲如轉蓬，連艘載米一萬石，巨浪打頭不得東，東征將士饑欲死，西望糧船來不駛」。¹⁵是又亦以方位代名臺灣。可知，當時居金、廈者，以相對方位--東(方)，指稱位於東方的臺灣，為普遍情形。

「東海」一詞於《釣璜堂存稿》中，或指東海海域，或代稱臺灣。前者如〈挽朱奉常聞玄〉云：「東海填來有幾年？忽聞玉折淚潸然」(卷十三·十八)。至於，以「東海」代稱臺灣者，如〈將耕東方，感念維斗、臥子愴然有作〉：「荷鋤東海復何言？回首親交總淚痕」(卷十五·二十七)。又如〈今日〉，詩曰：

今日可憐真可憐！顛狂不敢問皇天。歷代衣冠歸逝水，勞臣麾鉞付蒼煙。禹甸三千無寸土，身游東海學耕田。更聞東海風土惡，居人往往不生還。朽質安能金石堅？波濤激作不可渡。即生羽翼迎僊佺，遺我大藥隨飛仙。(卷七·二十六)

鄭氏征臺之初，臺灣，對多數人而言，是陌生又可怖的異域。盧若騰知道

¹³ 參張煌言，〈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〉，《張蒼水集》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10月新1版，頁3-5)、彭孫貽，《靖海志》(頁61-62)、夏琳，《閩海紀要》(頁32)、錢海岳，《南明史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5月1版，頁2831-2832)。

¹⁴ 王忠孝，〈哭侄孫及甫文〉，見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(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12月)，頁40-41。〈之東〉見同書頁243，〈東方首春有懷〉見頁248。

¹⁵ 〈石尤風〉，盧若騰，《留庵詩文集》(金門：金門縣文獻委員會，1970年6月再版)，頁33。

的臺灣是「海東水土惡，征人疾疫十而九」；¹⁶「灌木蔽人視，蔓草□人行；木杪懸蛇虺，草根穴狸鼯；毒蟲同寢處，瘴泉供飪烹；病者十四五，聒耳呻吟聲。」《海上見聞錄》載，鄭成功攻取臺灣後，令人至臺屯墾。然多數人水土不服，疫癘大作，病者十之七八，死者甚多。¹⁷參諸二者，徐孚遠所言「風土惡、居人往往不生還」的「東海」，當是臺灣。又，〈將耕東方，感念維斗、馭子愴然有作〉云：「荷鋤東海復何言，回首親交總淚痕。」觀詩意，此處「東方」即是「東海」。既然「東方」如前所述代指臺灣，自然此處「東海」為臺灣代稱；「身游東海學耕田」亦是如是。

綜合上述，《釣璜堂存稿》用以指涉「臺灣」詞彙分歧，實須慎審之。再者，從這些與臺灣相關詩作可知，徐孚遠確實曾經來臺，〈東寧詠〉與〈在東贈友〉二詩可為最佳明證。

三、《釣璜堂存稿》所見之徐孚遠入臺

誠如前言所述，關於徐孚遠之入臺，前代典籍所載不一，或隻字未及，或言其隨鄭成功入臺，而使今人對閩公入臺有所懷疑。幸而《釣璜堂存稿》錄有〈東寧詠〉、〈在東贈友〉等在臺詩作，足以為閩公浮海來臺證明。

然徐孚遠何時入臺？學者大多以〈東寧詠〉「自從飄泊臻茲島，歷數飛蓬十八年」（卷十五·二十六），推敲閩公渡臺時間。黃典權云：「按成功平臺距甲申甫十八年」。¹⁸意味徐孚遠於鄭成功克臺之歲渡臺。盛成則主張徐孚遠奉永曆帝命，監鄭成功軍入臺。並道：「按自甲申明亡至鄭成功來臺，閩公流亡已十八年，時年六十三歲，故以老子出函谷關自比，又以蘇武相擬。」¹⁹所述時間，是又與上述諸家同，所異僅為入臺目的。此外，如龔師顯宗亦曰：「西元一六四四年五月，清兵入北京，福王立於南都，徐孚遠與陳子龍募水兵抗清，至一六六一年入台，前後『飛蓬十八年』。」

¹⁶ 〈殉衣篇〉（為許爾繩七洪氏作），見盧若騰，《留庵詩文集》（金門：金門縣文獻委員會，1970年6月再版），頁31，後者見同書頁12〈東都行〉。

¹⁷ 阮旻錫載：「時以各社土田，分給與水陸諸提鎮，而令各搬其家眷至東寧居住；令兵丁俱各屯墾。初至，水土不服，疫癘大作，病者十之七八，死者甚多。」見阮旻錫，《海上見聞錄》，頁39。

¹⁸ 黃典權：《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》（台南：海東山房，1958年2月），頁102。

¹⁹ 盛成主張徐孚遠辛丑入臺，並主張「孚遠最初監鄭成功軍入臺，亦如曹從龍然。監軍乃奉永曆帝命，而非如鄭氏門下所云之『參軍』也。」見盛成：〈復社與幾社對台灣文化的影響〉，載《臺灣文獻》第13卷第3期，頁222。

²⁰可說，皆一致主張閩公於永曆十五年(順治十八年)來臺。

然而，上述前輩學者所言閩公之流亡，皆起於明崇禎十七年(清順治元年)。檢諸徐孚遠事蹟、《釣璜堂存稿》與南明歷史文獻，淺見以為，詩中所言之「漂泊」，當由順治二年八月，清軍破松江，十月徐孚遠南下入閩、奔赴唐王起算。如此「飛蓬十八年」，則應於永曆十六年(康熙元年，1662AD)入臺。茲摭陳所見。〈贈別唐五緝譽〉云：

唐子八年居南海，知交散落今誰在？相看出筆風雲生，水底珊瑚耀光彩。才堪黼黻世莫知，天運悠悠不可待。鳩鳴秋肅草不芳，欲行不行心自傷。憐余老病心桂薑，更欲攜孥去東方。感激難為別，朝夕過我傍。人生會合豈有常？執手勞勞賦河梁。送子出門腸內熱，波濤偃蹇天蒼茫。(卷七·二十五)

由詩文可知，於徐孚遠「攜孥去東方」渡臺前夕，「八年居南海」的唐緝譽過訪言別，閩公而有此作。因此，若能探得唐緝譽生平，將使本詩成篇之歲可得，進而推敲閩公入臺時間。檢得《僊遊縣志》，〈人物志〉錄唐仁永云：

唐仁永，字緝譽，號紹亭，顯悅五子也。以歲貢生任崇安縣學訓導，課業餘閒輒留情山水，至武夷遊，必歷日乃返。所作草書，搆者多不惜金。著有《西江餘草》。²¹

如文所載，唐仁永字亦為緝譽，姓、字、排行皆符於詩題之唐五緝譽。又其父唐顯悅，號枚(梅)臣，以女孫妻鄭經，居廈門時與徐孚遠相往來，閩公詩每每尊之「(唐)梅臣先生」或「梅老」²²。唐仁永既為唐顯悅之子，是則，《僊遊縣志》之唐仁永，當與詩題之唐緝譽為同一人。然而，唐緝譽何時遷居廈門？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曰：

(順治)十二年春正月，成功遣偽將甘輝等陷仙遊縣，知縣陳有虞、

²⁰ 龔師顯宗，《台南縣文學史》上編(台南：台南縣政府，2006年12月初版)，頁34。

²¹ 《僊遊縣志》卷三十九，清·王椿修、葉和侃纂，《僊遊縣志》三(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六年修，清同治十二年重刊本影印，台北市：成文出版社，1975年6月臺一版)，頁805。

²² 稱(唐)梅臣先生者，如：〈閏正月望日梅臣先生同諸公過飲小齋損詩依韻奉答，時先生素食〉(《釣璜堂存稿》卷十一·十九)、〈奉和梅臣先生黃職方解纜有懷之作〉(《釣璜堂存稿》卷十一·十九)、〈壽唐梅臣先生〉(《釣璜堂存稿》卷十五·十五)、〈與黃臣以論次人物，懷唐梅臣先生〉(《交行摘稿》頁7)；至於稱梅老，如〈送唐子誠往南日迎子婦次梅老韻〉(《釣璜堂存稿》卷十一·十九)。

典史沈顯卿、遊擊王家楨死之。進攻興化府，越日去。……輝等挈邑紳唐顯悅全家入廈門。顯悅，芝龍姻也。²³

而《廈門志》云：

唐顯悅，字子安，號枚臣；仙遊人。天啟二年壬戌進士；累官嶺南巡道，丁艱歸。唐王起為右通政，以兵部右侍郎進尚書，致仕。乙未，全家入鷺島，隱於雲頂巖，自號雲衲子；以壽終。²⁴

合二志所言，清順治十二年(1655AD)，唐顯悅一家因甘輝始得遷隱廈門。是以，「唐子八年居南海」後，為康熙元年(1662AD)，而此亦即為本詩賦作之時。本詩既為閩公渡臺前夕贈別之作，則此次入臺行，當同於所詠之年--康熙元年(1662AD)。

又〈擬柬書懷〉曰：

昔日衣冠今渺茫，島居一紀又褰裳。移家不惜鄉千里，種秫何嫌水一方？地理未經神禹畫，醫書應簡華佗囊。餘年從此遊天外，知是劉郎是阮郎。(卷十五·二十五)

詩中閩公自抒居廈一紀後，遷家於「地理未經神禹畫」的臺灣。由此亦可見其渡臺時間。據《小腆紀傳》等所載，徐孚遠於順治八年(永曆五年，1651AD)清軍破舟山，從魯王朱以海至廈門依附鄭成功。²⁵一紀為十二年，順治八年(永曆五年，1651AD)經一紀，為康熙元年(永曆十六年，1662AD)，此即為詩人褰裳移家之歲。

誠如前述，〈擬柬書懷〉、〈贈別唐五緝譽〉所示閩公入臺之歲，皆為康熙元年(永曆十六年，1662AD)；此與閩公自順治二年(1645AD)，飛蓬十八年入臺時間一致，未有牴觸。如此則徐孚遠非於鄭成功克臺之歲入臺。

然閩公何時來臺？《存稿》詩篇顯示，閩公於鄭經嗣位後來臺。〈東

²³ 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84 種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 9 月)，頁 942-943。

²⁴ 周凱，《廈門志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35 種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 9 月)，頁 553。

²⁵ 《小腆紀傳》：「辛卯舟山破，監國復入閩；孚遠亦航海從之。」徐鼎，《小腆紀傳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38 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 年)，頁 507。又，《徐閩公先生年譜》云：「(永曆五年辛卯)九月，舟山破，張肯堂、朱永佑等死之。先生時從監國出奔。十一月，周次南日山，夜遭風，失大學士沈宸荃(集中有〈南日舟次失沈先生，存沒難定，賦以志懷〉詩)……鄭成功迎王至廈門，尋移金門，月致供億惟謹(《魯春秋》)。見陳乃乾，《徐閩公先生年譜》，頁 28。

行阻風〉云：

擬將衰鬢寄東濛，頻月東風不得東。身世何堪常作客？飄搖難禁屢書空。攜兒兼載黃牛媪，農作應追阜帽翁。稍待波平陽月後，一舸須放碧流中。（卷十五·二十五）

〈仲秋下旬守風至，秋盡不得行〉曰：

在昔曾聞長老言，九月休向江間走。自從擊汰擬東行，換拖發舟復何有？風前偃蹇失山根，浪裏飄搖愁水母。白日冥冥空怒濤，星河翻覆天為高。誰言使船如使馬？咫尺迷離正鬱陶。會見時來莫歎息，折旛進舫亦人豪。（卷七·二十八）

如二詩所述，仲秋下旬守風至，礙於風勢與風向，徐孚遠只得暫緩渡臺一事。正因秋盡不得行，故而在贈別唐緝譽詩，詩人有「鳩鳴秋肅草不芳，欲行不行心自傷」之語。按廈門海域四、八、十月天氣晴和，舟行最穩；而九月天色晦冥，狂飈疊發，俗稱九降或九橫(上聲)，不宜海行。²⁶如此，徐孚遠應於十月揚帆。又，鄭成功永曆十五年(順治十八年)入臺。而林霍〈與懷瀚書〉云：「憶先師當癸卯島破，漂泊銅山，將南帆。」依言，永曆十七年癸卯(康熙二年，1663AD)十月，清軍攻陷金、廈時，徐孚遠亦從鄭經退守銅山。如此，詩人應於永曆十五年，或十六年陽月發舟東行。進而參考〈東寧詠〉、〈擬柬書懷〉，是以得知，詩人當於永曆十六年(康熙元年)陽月(十月)掛帆東行。鄭成功永曆十六年壬寅五月病薨於臺，²⁷而徐孚遠同年十月擊汰入臺，是則，閩公入臺已為鄭經嗣位之時。

徐孚遠此行，所為何事？〈今日〉曰：「身游東海學耕田」；〈將耕東方，感念維斗、臥子愴然有作〉曰：「荷鋤東海復何言」；又〈擬柬書懷〉云：「移家不惜鄉千里，種秫何嫌水一方」；〈東行阻風〉亦曰：「攜兒兼載黃牛媪，農作應追阜帽翁」；〈東寧詠〉則云：「荷鋤戴笠安愚分，草木餘生任所便」。顯然可見，徐孚遠乃為生計，攜孥移家至臺灣耕墾。然而，此次入臺，徐孚遠並未長住久居，永曆十七年(康熙二年，1663AD)十月，清軍攻陷金、廈前，即已離臺而去。康熙三年鄭經退守臺灣，然閩公攜子

²⁶ 周凱，《廈門志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35種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9月)，頁130。

²⁷ 事見楊英，《從征實錄》頁1、彭孫貽，《靖海志》頁60、阮旻錫，《海上見聞錄》頁40、夏琳，《閩海紀要》頁30等。

隱居潮州饒平並未從之，而於康熙四年(1665AD)五月殞逝饒平。²⁸

固然姜皋〈明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都御史徐公神道碑〉、連橫《臺灣通史》，載明閩公於順治十八年(永曆十五年)，鄭成功克臺之歲來臺，²⁹然《釣璜堂存稿》卻無可印證驗；惟見閩公康熙元年(永曆十六年)攜妻孥入臺耕墾。縱使《存稿》不見閩公順治十八年渡臺之詠，然有〈東夷〉之詩，寓有閩公對鄭成功征臺之譏諷。詩云：

東夷仍小醜，南仲已專征。部落衰劉石，崩奔怯楚荆。沉聞蒙面眾，皆有反戈情。一舉清江漢，何難靖九京？(卷十一·十八)

東夷此指盤據台灣的荷蘭人。南仲為周宣王大將，曾率師征討獫狁，以喻指鄭成功。首聯言鄭成功征討台灣一事。頷聯以劉琨(劉石，晉朝劉琨，其字越石，為符五言，縮書為劉石)和令敵喪膽之楚軍，言鄭氏軍隊驍勇善戰、克敵制勝。詩中徐孚遠認為，鄭成功如以征臺意志與勁旅，再聯絡中原暗中反清人士，則驅逐滿人，興復明室，易如反掌；然而，這位宗社勇將，卻僅只知征伐臺灣。由此可知，鄭成功征臺之役，閩公不但無有欣喜，並且認為臺灣為枝節，赤縣神州為本，譏刺鄭成功本末倒置。而此反對征臺觀點，又為南明諸老，如張煌言、盧若騰、王忠孝等人一致看法。³⁰

四、〈桃花〉新解

流寓來臺之明代遺老，抱有無能復明之憾恨，故而形諸翰墨，多見眷念故國情懷、強烈漢民族意識，以及濃厚之鄉思情愁。如沈光文〈思歸〉：「歲歲思歸思不窮，泣歧無路更誰同。蟬鳴吸露高難飽，鶴去凌霄路自空。」

²⁸ 參鄭郊，〈祭大中丞閩公老祖臺老社翁文〉，見陳乃乾，《徐閩公先生年譜附錄》，頁 19。

²⁹ 姜皋，〈明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都御史徐公神道碑〉，見《徐閩公先生年譜附錄》。連橫：《臺灣通史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28 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2004 年 12 月 1 版 4 刷)，頁 748。

³⁰ 對於鄭成功征臺，諸老大多反對，見諸詩文，如：盧若騰〈東都行〉曰：「苟能圖匡復，豈必務遠征！」(見盧若騰：《留庵詩文集》，金門：金門縣文獻委員會，1970 年 6 月再版，頁 12)王忠孝〈與張玄著書〉言：「僻據海東，不圖根本，真不知其解也。」(見王忠孝：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 12 月，頁 195)又張煌言〈上延平王書〉云：「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、乘士民之思亂，迴旗北指，百萬雄師可得、百名城可下矣；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於海外哉？況大明之倚重殿下者，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。區區臺灣，何預于赤縣神州！」張煌言：《張蒼水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 10 月新 1 版)，頁 19。

青海濤奔花浪雪，商飈夜動葉梢風。待看塞雁南飛至，問訊還應過越東。」³¹此外，隨著遺臣們於臺灣生活，接觸這塊土地，亦對臺灣有所認識。王忠孝〈東寧風土渥美急需開濟詩崑同人〉曰：「巨手劈洪濛，光華暖海東。耕耘師后稷，絃誦尊姬公。風俗憑徐化，語音以漸通。年來喜豐稔，開濟藉文翁。」³²一改居金、廈時海東風土惡之印象，可謂大相逕庭。

至於，徐孚遠〈桃花〉：「海山春色等閒來，朶朶還如人面開；千載避秦真此地，問君何必武陵回？」(卷十八·三)向來更是被認為視臺灣為世外桃源的代表。然學者所言同中有異。一則以為徐孚遠發現臺灣如同桃花源，而有不歸之思。如陳昭瑛云：

徐孚遠的詩〈桃花〉，可以說是表現不歸之思的代表作。徐孚遠為幾社領袖，鄭成功以詩禮事之，抗清失敗後依鄭成功入臺。……全詩未著〈桃花〉二字，卻以海山春色渲染桃花盛開的勝景；用典方面，除了化用崔護的〈遊城南〉，更以陶淵明〈桃花源記〉中批判亂世、追求理想世界的思想為全詩的主題。³³

二則認為徐孚遠喻臺灣為桃花源，寄寓欲歸不得之無奈。如施懿琳言：

刻意用反面書寫的手法，寫海島春花之美，而後說這是避難最好的處所啊！又何必急著回去武陵呢？又何必重回充滿憂傷、挫敗的苦難人間呢？這詩有幾分對鄭氏退守台灣的嘲諷；也是在返鄉不得之後，看似豁達的自我安慰。……徐孚遠的詠桃花詩因此充滿當時旅台士人的矛盾心情。³⁴

不論主張閩公萌生不歸之思，或認為寓含不得歸之苦，可看出，學者皆視〈桃花〉為徐孚遠入臺之作，進而詮釋詩中所詠為臺灣自然山海春光，以避亂之桃花源為臺灣。然遍覽《釣璜堂存稿》，淺見以為，本詩或有另解，茲據陳之。

³¹ 沈光文，〈思歸〉，載連橫，《臺灣詩乘》(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64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)，頁7。

³² 王忠孝，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(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12月)，頁250。

³³ 陳昭瑛，〈明鄭時期臺灣的中國傳統文化〉，見氏著，《臺灣與傳統文化》(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5年8月增訂再版)，頁17。

³⁴ 施懿琳：〈後殖民觀點詮釋台灣古典文學的一個嘗試--以明鄭時期為分析對象〉，「台灣文學史書寫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(2002年11月22-24日，台南成功大學)，頁18。

《存稿》中「海山」一詞或見於詩題，或見於詩文。知見於詩題者，為〈上元過朱館卿海山寓〉、〈上海山居〉、〈詠海山〉二首、〈海山懷顧偉南〉、〈將耕東海，學子唐緝師辭往海山兼就婚，歌以送之〉和〈海山〉等詩。形於詩文者，為〈阻風懷沈、趙諸子〉：「今年人日在海山，自捉犀篋理鬢斑」；〈村居遣意〉之三：「海山難把一丸封，行野靡靡霜露重」；〈海行雜作〉之四：「海山堪駐何妨駐，其奈當年欲溯洄」；及〈桃花〉：「海山春色等閒來，朶朶還如人面開」。如表所示：

《鈞璜堂存稿》知見「海山」一詞表

知見於詩題	知見於詩文
上元過朱館卿海山寓(卷五·十三)	<p>〈阻風懷沈、趙諸子〉</p> <p>去年人日在閩京，葉筵促坐吹竽笙； <u>今年人日在海山，自捉犀篋理鬢斑。</u> 浪作風狂晴似霰，沙塵獵獵吹人面。 臘酒浮蟻那得傾，貼金翦勝何繇見？ 美人可望不可航，還如咫尺對瀟湘。 高歌一曲和者稀，桃花片片落人衣。 (卷五·四)</p>
<p>〈上海山居〉</p> <p>入春纔幾日，兩度上茲山。落石穿沙出，緣流得徑閒。卜居如有意，著屐未須難。倘遇采芝侶，何妨更往還？(卷八·八)</p>	<p>〈村居遣意〉之三</p> <p><u>海山難把一丸封，行野靡靡霜露重。</u> 遠道誰憐非兕虎？幽思如欲駕虯龍。 漢王未肯從三老，新室終當喪兩龔。 轂轉愁腸何日了？秋期已盡又初冬。(卷十五·二十)</p>
<p>〈詠海山〉</p> <p>安知閩海境，重見此林巒？番預隨時熟，春花隔歲看。山田輸國賦，野老著衣冠。所適皆如此，寧歌行路難？(卷八·八)</p> <p>大地原多險，如何此問津？一丘真可峙，千騎莫揚塵。弱水疲西極，朝宗拱北辰。躬耕須擇偶，卜築可長鄰。(卷八·八)</p>	<p>〈海行雜作〉之四</p> <p>一泊灣頭久不開，相看形影笑於思。 掘來番薯供朝糲，網得車螯送酒杯。 客自悲秋須解纜，魚名過臘又飛灰。 <u>海山堪駐何妨駐，其奈當年欲溯洄？</u>(卷十三·三十一)</p>
<p>〈海山懷顧偉南〉</p> <p>海內煙塵滿，何人堪贈詩？龐公偕室去，揚子著書時。藥草深山有，桃花逐徑垂。幾年來谷口，覓句遞相遺。(卷八·十二)</p>	<p>〈桃花〉</p> <p><u>海山春色等閒來，朶朶還如人面開；</u> 千載避秦真此地，問君何必武陵回？(卷十八·三)</p>

〈將耕東海，學子唐緝師辭往海山兼就婚，歌以送之〉(卷十一·二十二)	
〈海山〉 窮海蕭蕭生計疏，山無菜甲水無魚；亦知龍藏多瓊寶，不寄鮫人一紙書。(卷十八·十四)	

(按：詩題如明確可知為地名，詩文將略而不錄)

不難發現，「海山」一詞於《存稿》意涵有二。一泛指自然山海地貌，二為特定地域之專名。〈桃花〉暫且不論。然詩作以「海山」通稱自然山海者，僅見〈村居遣意〉之三，其餘詩歌皆為專有地名(含山名)，如〈海山〉、〈上海山居〉等詩。

閩公諸詩「海山」一詞既可釋為地名，則所云之「海山」於何方？〈詠海山〉言「安知閩海境，重見此林巒」，可見，當位於福建沿海。《福清縣志·山川類》曰：

按平潭舊名罌山，以山勢遠望如罌浮水面也。又以常有嵐氣往來，名東嵐山。其曰海壇，則以適中之山平坦如壇也。俗但統稱為海山。然其名肇錫何時，皆無從考耳。³⁵

又《平潭縣志·大事志》「海壇營汛管轄」文下注：

按關都記：「海壇山勢遠望如壇」，故名。自唐以來皆沿用之。平潭特其適中一汛名耳。而考平潭所由得名之故，又因中有一石平如壇，俗呼巨石為碑，後遂作潭。雍正間移駐縣丞於此，始以平潭名署，繼以名廳，民國改縣，相沿不變。然閩人相呼仍用海壇舊名，亦有呼為海山者。³⁶

據二者所言，海山即海壇島，亦即平潭縣，今中國福州市屬縣；海山為其俗稱。又，除平潭一名外，其餘所稱皆是因山得名。如是，「海山」，既稱指海壇全境，亦可稱海壇山。

〈桃花〉中之「海山」為何？前輩學者，慣於釋「海山」為自然山海景物，進而詮釋「千載避秦真此地」之「此地」為臺灣。然，如前文所述，

³⁵ 見《平潭縣志》卷四山川志附錄，黃履思纂修，《平潭縣志》(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12月臺一版)，頁40。

³⁶ 黃履思纂修，《平潭縣志》(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12月臺一版)，頁27。

徐孚遠詩「海山」一詞，又可釋稱海壇一地。如此，若將〈桃花〉海山一詞，釋為海壇，則「千載避秦真此地」呼應首句，作者筆下之世外桃源自然可解，無須輾轉詮解。

檢諸閩公筆下海壇風光，「藥草深山有，桃花逐徑垂」（〈海山懷顧偉南〉），「桃花片片落人衣」（〈阻風懷沈、趙諸子〉），所狀與〈桃花〉同；皆含藏桃花源意味。

又，詩人嘗思憶云：「海山堪駐何妨駐，其奈當年欲溯洄。」（〈海行雜作〉之四）足見，其曾認為海壇可駐足；與〈上海山居〉、〈海山懷顧偉南〉及〈詠海山〉（之二）流露避隱情懷相應。明清易代，滿人鐵騎入侵，在海內滿煙塵下，當時海山猶屬南明，不屬清廷。故而，閩公認為此處「一丘真可峙」，適合避世。〈桃花〉云「千載避秦真此地，問君何必武陵回」，何必回即是不必回，何以不必回鄉，實蘊涵徐孚遠之沉痛與無奈。清初，天下多半已為滿人所轄，詩人故鄉華亭亦是，既然尚未撥亂反正，又不願被清統治，只得避亂桃花源--未被清統治之處。如是情懷，又與〈詠海山〉（之二）等詩相應，當為同期之作。

誠如所述，海山一詞可解作海壇，若是，則〈桃花〉自然不為徐孚遠入臺之作。然成於何時？閩公有詩〈上元過朱館卿海山寓〉，索之《存稿》，又見〈賦呈朱館卿四十韻〉（卷十六·四）。其中有云：「奉常王國珍，壯歲躍天衢；涉筆珠璣落，觀書肴饌腴；人倫推華嶽，襟度視冰壺；鳳舉雲司逸，鵬騫文部須。」由首句「奉常王國珍」，可得，朱館卿同朱奉常，而館卿、奉常皆是職銜，並非名、字。參詩人〈挽朱奉常聞玄〉（卷十三·十八）之作，可知，朱奉常為朱聞玄。又「鳳舉雲司逸，鵬騫文部須」之句，可知此人曾任刑部，後轉任吏部（文部）。按朱永佑，字爰啓，號聞玄。明崇禎七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郎中，罷歸。清順治二年（1645AD）松江陷，棄家航海至閩。唐王以為吏部轉太常卿兼戶兵二科，與徐孚遠、張肯堂共監周平海軍。唐王敗死，至舟山事魯王，清順治八年（永曆五年，1651AD），清軍破舟山，不降而亡。³⁷考朱永佑之號、仕宦經歷，與朱館卿

³⁷ 參明·高宇泰，《雪交亭正氣錄》（張壽鏞輯刊，《四明叢書》第二集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年4月臺一版）頁120。錢澄之，《所知錄》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240種，台北：台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3。全祖望，〈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〉，見全祖望撰、周駿富輯，《鮚

同；且徐孚遠順治二年乙酉十月，入閩赴唐王後，嘗與其交遊；則朱館卿當爲朱永佑無疑。是則，此次閩公過訪朱永佑海山寓所，當於其至閩後，二人丁亥入浙前之元宵夜。³⁸按順治三年丙戌(1646AD)八月，清兵破仙霞關，連下建寧、延平等府，唐王朱聿鍵殉國汀州。因此，詩中「九華之鏡何錯落，畫樓簫鼓從風飄」熱鬧景象，當於順治三年丙戌上元爲是。

又〈阻風懷沈、趙諸子〉曰：「去年人日在閩京，葉筵促坐吹竽笙；今年人日在海山，自捉犀篋理鬢斑。」人日爲農曆正月初七。自清順治二年十月，迄順治三年丙戌(1646AD)八月，唐王政權傾覆，徐孚遠於閩京之人日，唯於順治三年。是以可知，在海山之「今年人日」，當爲清順治四年丁亥(1647AD)正月初七。而此時閩公猶未北上入舟山。

參諸二詩成篇時間，及閩公行實，可見，海山(壇)吟詠諸作，當爲順治二年十月至順治四年，徐孚遠入舟山前所作。〈桃花〉與海山(壇)吟詠諸作爲同期之作，如是，〈桃花〉自然賦作於此時。

五、結語

身臨明清鼎革之變，徐孚遠毅然抉擇力行抗清，故而形跡歷閩、浙、粵、臺，甚至還浮海遠航至安南。然而，由於當時南明與清廷對抗之政治氛圍，以至於前代文獻，載錄閩公離鄉後抗清事蹟，或未能詳備，或有所誤，而使後人有所困惑。尤其，以閩公是否曾經入臺，以及是否亡於臺灣，最令人感到紛亂。因此，關於徐孚遠入臺議題，本文暫置文獻載錄之歧異，求諸閩公《釣璜堂存稿》。是而得知，閩公確實曾經來臺，《存稿》中〈在東贈友〉、〈東寧詠〉等詩爲其明證。至於，所見閩公渡臺時間，爲康熙元年十月(1662AD)。此行乃爲攜孥移壘，然僅是短暫居留，旋又離去；後來閩公殞歿於饒平，而非臺灣。又，據《存稿》「海山」一詞用法，試將〈桃花〉中「海山」釋成地名「海壇」，得出該篇當成於順治四年(1647AD)閩公入浙之前；是而，斯篇不爲閩公在臺之詠。二者所得，實與昔日論者迥異，誠盼方家能不吝指教。

埼亭集碑傳》(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)，頁178-180。清·宋如林等纂修，《松江府志》(上海書店影印嘉慶《松江府志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1年6月一版一刷)，頁292。

³⁸ 全祖望〈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〉，載順治四年丁亥，朱永佑與徐孚遠，及張肯堂浮海至舟山。見全祖望撰、周駿富輯，《鮚埼亭集碑傳》(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)，頁179。

又以明末文學史角度來看，誠如學者所言，相較於陳子龍、夏允彝父子，徐孚遠研究的貧乏，是個不該存在的空白。³⁹然而，如欲探知閩公詩文成就，閩公流亡抗清之作--《釣璜堂存稿》、《交行摘稿》，不可或缺，尤其是《釣璜堂存稿》。不可諱言的，目前關於二編之探索，猶需多努力，始能見閩公詩才之全貌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專書

- 明·王忠孝，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12月。
- 清·全祖望撰、民國周駿富輯，《鮚埼亭集碑傳》，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。
- 清·李延昱，《南吳舊話錄》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年。
- 清·宋如林修，《松江府志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1年6月。
- 清·阮旻錫，《海上見聞錄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24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。
- 清·周凱，《廈門志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35種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9月。
- 宋·范曄著、唐·李賢等注，許東方校訂，《後漢書》台北：宏業書局，1984年3月再版。
- 明·徐孚遠，《釣璜堂存稿》，國家圖書館館藏 1926 姚光懷舊廈刊本。
- 明·徐孚遠，《交行摘稿》，國家圖書館館藏 1926 姚光懷舊廈刊本。
- 清·徐鼎，《小腆紀傳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138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。
- 明·高宇泰，《雪交亭正氣錄》，張壽鏞輯刊，《四明叢書》第二集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年4月臺一版。
- 清·夏琳，《閩海紀要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》刊第11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。
- 連橫，《臺灣通史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128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2004年12月1版4刷。
- 連橫，《臺灣詩乘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64種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年。

³⁹ 見蔣星煜：〈徐孚遠及其《釣璜堂存稿》〉，載《史林》1991年第2期。

陳乃乾，《徐閣公先生年譜》，國家圖書館館藏 1926 姚光懷舊慶刊本。

陳昭瑛，《臺灣與傳統文化》，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5 年 8 月增訂再版。

明·張煌言，《張蒼水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 10 月新 1 版。

黃典權，《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》，台南：海東山房，1958 年 2 月。

黃履思纂修，《平潭縣志》，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 年 12 月臺一版。

清·彭孫貽，《靖海志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35 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1979 年。

明·楊英，《從征實錄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32 種，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1979 年。

清·楊開第修，《重修華亭縣志》，清光緒四年刊本影印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0 年台 1 版。

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84 種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 9 月。

明·盧若騰，《留庵詩文集》，金門：金門縣文獻委員會，1970 年 6 月再版。

清·錢澄之，《所知錄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240 種，台北：台灣大通書局，1987 年。

龔顯宗，《台南縣文學史》上編，台南：台南縣政府，2006 年 12 月初版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毛一波，〈關於徐孚遠傳〉，《食貨月刊》1 卷 11 期，1972 年 2 月。

盛成，〈復社與幾社對台灣文化的影響〉，《臺灣文獻》第 13 卷第 3 期，1962 年 9 月。

陳香，〈兩篇徐孚遠傳的商榷〉，《食貨月刊》1 卷 10 期，1972 年 1 月。

蔣星煜，〈徐孚遠及其《釣璜堂存稿》〉，《史林》1991 年第 2 期。

三、研討會論文

施懿琳，〈後殖民觀點詮釋台灣古典文學的一個嘗試--以明鄭時期為分析對象〉，「台灣文學史書寫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2002 年 11 月 22-24 日，台南：成功大學。